

鯨豚、返家與宗教性探求——廖鴻基 海洋歷程下的鯨豚書寫與文化意義*

蕭 義 玲**

摘 要

鯨豚書寫，是廖鴻基海洋歷程不斷深化的具體體現。廖鴻基常常說道「鯨豚」是帶引他不斷航向海洋、想像海洋，且書寫海洋的橋樑，鯨豚的身影貫穿於絕大部分作品中，甚至以之為主題，寫就鯨豚專書。以之為研究對象，本文將探討：「鯨豚」是在怎樣的時空脈絡，進入了作者的生命背景與書寫世界？廖鴻基為何要在其腳跡船痕中，不時觀看、紀錄與思索「鯨豚」？從1997的《鯨生鯨世》到2008的《後山鯨書》，十年的時間歷程下，廖鴻基的鯨豚意識是否有所改變或深化？對廖鴻基鯨豚書寫的文本詮釋可以體現什麼文化意義？是否可以挹注現代化歷程下的生存反思？以上提問與討論後，我們或能發現，鯨豚書寫作為引人向海的橋樑，亦便是一條被現代技術文明所遺忘的宗教性探求之路，邀人尋回自身神性，以回返家園。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自然、愛慾與存在歷程——以「宗教性」視域重探台灣當代自然書寫的意義向度 I、II、III (99-2410-H-194-121) (100-2410-H-194-097-MY2)」之部份研究成果，對國科會的經費補助特此申謝。並感謝兩位審查委員之評論意見。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chlhil@ccu.edu.tw)

投稿日期：101.07.04；接受刊登日期：101.08.12；最後修改日期：101.09.10

關鍵詞：廖鴻基、海洋文學、生態倫理、鯨豚、宗教性、現代性

Whale and Dolphin, Homecoming and Exploration of Religiosity — Hung-Chi Liao’s Whale and Dolphin 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Oceanic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ling Hsiao*

Abstract

Whale and dolphin writing is the deepening embodiment of Hung-Chi Liao’s oceanic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Liao, “whale and dolphin” play a bridging role in guiding him to keep cruising toward ocean, imagining ocean and writing about ocean. Figures of whale and dolphin run through the works by Liao who even takes them as subjects for his literary writing. Taking whale and dolphi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 Under wha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s do whale and dolphin enter the author’s life background and writing? What a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whale and dolphin writing and his oceanic experience? Does Liao’s awareness of whale and dolphin change during his one-decade process of literary writing from 1997 when he wrote *The World of Whales* to 2008 when his book titled “The Book of Whale and Dolphin” was published? Through such writing, what message is he devoted to delivering? Shall surviva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Received July 4, 2012; accepted August 12, 2012; last revised September 16, 2012

reflection also be invested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process? After the preceding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and discussed, we may probably find that whale and dolphin writing can guide readers to cruise toward ocean, and forge a path of religious exploration overlooked by modern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that invites readers to search for self divinity as a way towards a homecoming.

Keywords: Hung-Chi Liao, ocean, homeland, ecology, whale and dolphin, religiosity

壹、前言：海洋歷程與鯨豚書寫

從 1996 年以《討海人》發跡於文壇迄今，海洋文學代表作家廖鴻基已環繞著「海洋」相關主題，出版了十七本著作。從寫作歷程看，自 1996 到 2012 年，廖鴻基幾乎是以一年一本書的速度，將他筆下的「海洋」版圖一方方地漫延開來¹。可以說，不斷親臨海洋現場，與海洋相互應答，並從中興發種種想像力的書寫，是作家的書寫特質之所在。

在如海洋拍岸綿續不絕的書寫之中，既標誌著生態意識，復又於浩瀚汪洋吸引著作家目光，啟動創作者靈思，且扮演著美學啟示者的「鯨豚」書寫，是頗值得研究者關注的一環。廖鴻基於作品中曾說道「鯨豚」是帶引他不斷航向海洋、想像海洋，且書寫海洋的橋樑²，鯨豚的身影貫穿於絕大部分作品中，甚至以之為主題，寫就鯨豚專書。如作家自己所說：「海洋成為我生命最貼切的隱喻，讓我在不同的階段得以有不同的詮釋。」³鯨豚的書寫，亦正是廖鴻基海洋意識不斷深化的體現。以之為研究對象，本文將探討以下問題：「鯨豚」是在怎樣的時空脈絡，進入了作者的生命背景與書寫世界？鯨豚書寫與其海洋歷程之關係為何？從 1997 的《鯨生鯨世》到 2008 的《後山鯨書》，十年的時間歷程下，廖鴻基的鯨豚意識是否有所改變或深化？透過鯨豚書寫，他要致力傳達什麼訊息？對廖鴻基鯨豚書寫的文本詮釋，可以體現什麼文化意義？是否可以挹注現代化歷程下的生存反思？透過以上提問與討論，我們或能發現，

¹ 廖鴻基歷年著作目錄請參見本文徵引文獻所列。

² 如廖鴻基〈啟程〉道：「鯨豚是一座橋，牠將引領我們，更親近海洋的闊達與包容」，《鯨生鯨世》（臺中：晨星，1997 年），頁 26。

³ 見廖鴻基，〈自序〉，《海天浮沉》（臺北：聯合文學，2006 年），頁 5。

那等待被閱讀與解碼的鯨豚身影，正從一摺摺海洋圖景中躍出，以隱喻，以海潮般湧動的訊息，來到我們眼目中。

貳、倫理意識的發萌： 從「討海人」的特殊意向性出發

倘使我們要將廖鴻基的鯨豚書寫，以及與此書寫相應而生的生活實踐，視為是某種生存價值之傳達，那麼此一鯨豚書寫便深刻地觸及了背後的「倫理學」⁴內涵：廖鴻基為何關注鯨豚？鯨豚書寫中的自我發現是什麼？從海洋歷程來看，廖鴻基首先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漁夫，然後才開啟了下一段紀錄、書寫鯨豚的海洋歷程與經驗，因此，倘使我們認為身份的轉換是時間進程下的有機歷程，是一個有意識而非偶然的作為，在「自我發現什麼？」的倫理學提問基礎上，我們將會更著意於角色轉換

⁴ 「倫理學」是一門與人生價值之探問有關的學問，與人的自我發現有密切關係。「倫理學」此一概念的釐定，必須追溯到希臘文 *ethos* 一詞，原意是指品性、氣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特別指出，*ethos* 其實還意謂著「居留」、「居住之所」之意。透過「居所」，海德格主要是想從存在面向訓解出 *ethos* 一詞的意義，亦即以 *ethos* 作為人真正的生存狀態之表達。因此，針對 *ethos* 這個詞，海德格指出，「這個詞指示著人居住於其中的那個敞開的區域」。人因居住於那個敞開區域中，遂有真正的本質。為了發揮 *ethos* 這一詞的深層涵義，海德格引述了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的箴言：「只要人是人的話，人就居住在神之近處」，亦即這是一種面向存在真理最深刻的自我發現，海德格認為 *ethos* 這個字深刻地揭示了倫理學最根源的意義，即：「倫理學這個名稱說的是它深思人的居留，那麼，那種把存在之真理思為一個綻出地生存著的人的原初要素的思想，本身就已經是源初的倫理學了。」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面向真理所帶來的最深刻之自我發現，便是倫理學的根基／根源所在之處，或可說便是倫理學本身的內涵了。引文分別見於馬丁·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路標》（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417、420。

間的關係性，以故，不妨回到廖鴻基海洋歷程的首篇，從一系列「討海人」書寫中尋找鯨豚意識的根基。

廖鴻基常常在其作品中提及所以走上討海生涯之路，實因陸地生活之困窘，乃至無路可走的圍困下，一方面是逃避，二方面是回應於那長久悠遠的內心呼喚，而從陸地遁入了海洋，從此，成為一個職業討海人，展開了在陸地與海洋之間出航與返航的討海生涯。然而以如此動機來理解廖鴻基的討海人生涯仍有不足，主要的是，廖鴻基雖然角色換為「討海人」，但與一般現實上以討海為生的「討海人」有絕大的不同。其不同在於，廖鴻基每每在其「討海人」書寫中，以生命的「圍困與出路」進行「何以走上討海之路？」的自我問答。所以如此自我問答，又與決志遁入海洋前的一個特殊體驗休戚相關：隻身於沙灘三天三夜行走，終於一場暴風雨後，聽到海洋的呼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⁵，因而此一呼喚，遂如天啟一般，讓廖鴻基討海之路的起點，便如魚須回到海洋的懷抱一般，自始而終帶著「回到海洋」所意謂的「回到生命的活水源頭」之強烈的方向性／意向性⁶。可以說，討海的過程，亦便是廖鴻基領

⁵ 見廖鴻基，〈走不完的海灘路〉，《來自深海》（臺中：晨星，1999年），頁11。

⁶ 所謂「意向性」，可參考存在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之說：「它是個人對於其置身於世的結構，所做出的積極回應。是意向性預先建造了基礎，才使得目的和意志論的出現成為可能。」見羅洛·梅（Rollo May）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臺北：立緒出版社，2001年），頁342。另外，亦可從尤娜、楊廣學《象徵與敘事：現象學心理治療》得到進一步的了解：「『意向性』」指的是一種使經驗變得有意義的結構／心理動能。它包含我們一切的體驗。心理現象、行為以及經驗可以通過它們的『意向』的結構得到理解，就是說，它們是有意義地指向一個情景或對象。這個對象可以是一個具體的物質，如一杯茶，一棵樹，或者是另一個人；它也可以是眾多夢的意象中的任何一個，或者是一個抽象的理念或概念。」尤娜、楊廣學，《象徵與敘事：現象學心理治療》（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4。

略「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的生命歷程，魚與人的相互隱喻，使得「海洋」不僅作為一個客體的環境背景出現，更具有濃厚的隱喻意涵⁷。

然而當我們將「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視為是一個倫理學命題時，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這個命題隱含的「自我發現」內容為何？從廖鴻基一系列的「討海人」書寫中可以發現，至 35 歲才學習成為「討海人」的他，其海洋經驗的首章，甚至整個過程，便是讓已趨固著，也擱淺化的陸地生活模式，一一為海洋所衝擊、瓦解，用作者自己的話說，討海人生涯的意義，便是一段經歷「大海讓我死去，然後活轉」⁸的自我戰鬥之過程。它涵括著整體生命內容，從感知世界的方式到體能極限的鍛鍊，如時間鐘的記數、因果成敗的邏輯、語言慣性的使用、吃食、方便、感官與看視能力的磨練……等等，乃至於在鏢魚過程中，讓身體直接置入不測大海，在一場場風頭浪尖的海洋戰鬥中，「成為討海人」，正是廖鴻基所謂：「藍色的潮水正點點滴滴替換著我體內猩紅的血液」⁹。透過成為一位得向海而生的討海人，那「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的呼喚，遂被如此應答：「我已經永不回頭走入當一條魚的輪迴裡」¹⁰，明確地提出生命意向性的展開方式，並承諾要依此而生——如魚之仰賴大海而獲生息，生命亦必須依偎在那活水源頭中。「海洋是我的家鄉，從那裡來，回那裡去」¹¹，這是人之於大海的聆聽與回應，是生命意向性下的回家之路，如若生存的重要指引，是新生的開始，亦是命運之終點。大海為廖鴻基

⁷ 對「討海人」歷程意義的相關詳細論述，尚可參見拙著〈流動視域，詩性之海：廖鴻基「討海人」寫作中的歸家之路〉，《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總第 14 期（2009 年 12 月），頁 169。

⁸ 廖鴻基，〈腳跡船痕〉，《腳跡船痕》（臺北：印刻，2006 年），頁 292。

⁹ 廖鴻基，〈願做大海的新郎〉，《漂流監獄》（臺中：晨星，1998 年），頁 197。

¹⁰ 廖鴻基，《討海人》（臺中：晨星，1996 年），頁 120。

¹¹ 廖鴻基，〈腳跡船痕〉，《腳跡船痕》，頁 288。

所捎來的訊息，似一顆甫正發芽的種子，種入了廖鴻基以海來灌溉的倫理學土壤中。

然而當我們從討海人時期的書寫，找到作者倫理意識之根基，還必須注意，如同一天天血液的汰換，而終於融入藍澄澄的海洋中，才能成為一位真正的討海人般，此一倫理學之建立與發萌，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此，我們注意到，在廖鴻基的「討海人」系列書寫中，還暗示著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即是「討海人」得一天天深入海，而至融入海，實因一具體的誘惑（同時也是驅力）所致，作者道：「魚是海洋的天使，當初藉著捕魚的動機，海洋天使引誘我深入海洋的內裡。」¹²「魚」在此，除扮演著世俗生活上，物質性的供給報償之所需，而吸引著討海人去追逐，去獲取滿足外，對廖鴻基而言，透過「魚」，透過「追捕」，透過「追捕魚」此一具有特殊意向性的活動本身，也才令討海人在融入海的過程中，體驗出「生命依偎在活水源頭」的意義。如此隱喻性的解讀後，我們遂能更明確地掌握「討海經驗」之於作家整體海洋書寫歷程的意義，更重要地，我們亦能從這裡找到廖鴻基倫理意識的進一步延伸與發展，亦即他所以從「討海人」跨入下一階段：籌組「尋鯨小組」，並寫就《鯨生鯨世》（1997）的關鍵之鑰。

參、擱淺與死亡，突圍與再生： 鯨豚書寫與生態倫理意識之建構

從「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到「我已經永不回頭走入當一條魚的輪迴裡」，時間歷程的展開下，此一自我發現，已成為最重要的倫理學課題：「生命必得依偎在活水源頭」，它不僅是一個現實物質上的求活問題，

¹² 廖鴻基，《鯨生鯨世》，頁 25。

更重要的是涉及了生命意向性，亦即與「活在活水源頭」有關的，人的安頓己身，人的回到存在家園之命運課題。然而，廖鴻基的討海人書寫中，我們也發現，隨著此一倫理意識的甦醒、萌芽與確認，愈深入海的過程中，廖鴻基的焦慮也隨之而生，那是，愈感於生命意向性的重要，愈發現那引人深入海洋母體／活水源頭的魚，甚而便是那供應不絕的海洋母體本身，正在被無情地掠劫與毀壞。從倫理意識來看，這已非一個簡單的物質供給之焦慮問題，如上文所述，更隱喻性地指向了與活水源頭／母體／家園的斷絕問題¹³。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如此道：「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只有我當我們知道了詩意，我們才能經驗到我們的非詩意棲居，以及我們何以非詩意地棲居。」海洋生態的問題，在廖鴻基筆下，正是一個人與活水源頭／母體／家園斷絕的「非詩意棲居」問題，海德格又道：「只有當我們嚴肅地對待詩意，我們才向自己證明，我們的所作所為如何和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對這一轉折作出貢獻。」¹⁴回應於此一「非詩意地棲居」的深切憂慮，在廖鴻基的海洋歷程中，自然引發了下一階段，與生態問題有關的角色扮演之轉換¹⁵，於是於 1996 籌組尋鯨小組，以攝影鏡頭的捕捉取代漁具獵捕，並寫就《鯨生鯨世》(1997)一書，

¹³ 廖鴻基道：「炎陽下我們紀錄那個世界，浪湧顛簸裡我們書寫每一則遭遇，我們有著迫切的心情，因為天堂正在縮減消失（我們幾乎不負責任地將陸地上不要的骯髒糟粕統統排放到海洋裡去），當我們還沒有機會去親近海洋、去相信這個天堂存在，那是多大的感傷，天堂已在萎縮當中。」《來自深海》，頁 169。

¹⁴ 以上二則引文見於海德格爾著，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頁 479。

¹⁵ 事實上，在廖鴻基的海洋書寫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此一倫理意識的躍出、確認，廖鴻基亦對自己如何踐履此一意向性；或說如何朝此一意向性而行，有了明確的認知，那即是對自我角色扮演的理解與許諾：「我想，或許我能扮演海洋使者的角色，帶回來海洋的精髓寶藏，來證明那個世界真實存在」，《來自深海》，頁 169。

只是，從「倫理意識」到「生態倫理意識」¹⁶，海洋歷程的一步步深化、發展，與踐履中，那關注的焦點為何是「鯨豚」呢？「鯨豚」之於廖鴻基的意義為何？

一、鯨豚意識的萌發

為何選擇鯨豚？就一般海洋生態位階的眼光看，鯨豚參考資料所寫的：「鯨豚是海洋的最高層消費者，牠們是海洋資源的指標」¹⁷，鯨豚生態可具體反映海洋母體的體質，依此，亦可整體性地掌握以海洋母體而生的魚群種種生存情狀殆無疑義。然而，以海洋生態背景作為廖鴻基從事海上鯨豚調查，並書寫鯨豚的動機，解釋效力實有不足，因為從生命背景來看，早在此一意識萌發，且化為具體的調查活動之前，「鯨豚」與廖鴻基便已存在著某種親密的關係，那是在成為「討海人」後，在那等待魚隻打破滯悶海面的難捱時光，或者船隻在海上無邊無際漫漫漂流時，偶有鯨豚劃破海面，甚至向著船隻盤旋、跳舞、指引、戲耍……，「漫長單調的水路途中，幸好船邊常有海豚為伴」¹⁸，遂魔術一般給那已走到

¹⁶ 「倫理學」是關於人生價值的存在追思，而至於「生態倫理學」則是將此一問題擴展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以為人的最高價值之實現，應先考慮自己的生態位置，亦即人類價值應建立在維護整個生態系統的前提下，而不能凌駕於自然之上，因此人的最高價值，應立基於生態系統的完整與合諧之中，生態倫理學的根據是生態系統的機能整體特徵，是由生態系統本身所決定的。至於人如何掌握自然之價值，亦須在「人一自然」所形成的主客關係中進行。易言之，生態倫理並非單以人的尺度在起作用，而是人與物兩種尺度同時作用，共同遵循兩種尺度，主客關係與價值也才會生成。生態倫理的觀念可見於諸多生態保育者之論述中，如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 Emerson）、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 Thoreau）、約翰·繆爾（John Muir），乃至奧爾多·李奧波德（A. Leopold）等，只是各有偏向之不同。以上概念可見於李培超，《自然的倫理尊嚴》（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79-204；在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上編第8-9章亦對相關說法有清晰之討論。

¹⁷ 廖鴻基，〈啟程〉，《鯨生鯨世》，頁24。

¹⁸ 廖鴻基，〈靠近〉，《漏網新魚》（臺北：有鹿文化，2011年），頁84。

無望單調的海路帶來驚喜或希望。然而當我們以為這便是「鯨豚」之於廖鴻基的親密淵源時，還不夠，整體地看廖鴻基的海洋書寫，在成為一位討海人，甚至決意踏上海洋之前，「鯨豚」已與他的關係牽繫長遠，此一牽繫，帶著與生命意向性有關的啟示性意義，對我們理解作家的海洋歷程，以及其倫理意識之內容，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漏網新魚·接近》一文中，廖鴻基提到兩次極為重要的與海豚接觸的經驗。一次是在高中畢業不久時，搭花蓮輪回花蓮，當清水斷崖矗立眼前，船隻接近家鄉海域時，「船前來了一群海豚，像是領著船，也像是為了告知船上乘客們，花蓮港到了。」¹⁹那是跳躍海面，活潑潑的海豚家族「引領回家」的歡喜，這是廖鴻基與海豚的初遇，在「回家」的隱喻中，人與鯨豚遂有了無可取代的親密關係，可視為他與海豚接觸的上游經驗²⁰。至於第二次的經驗則是在岸上與海豚相遇，那是廖鴻基進入戰場之後，一段頗感乾涸受困的擱淺歲月，因而一次逛漁市場時，看到一群躺在濕淋淋水泥地等待拍賣後被屠宰的海豚，與死亡照面的剎那，復又回憶起花蓮輪上，那次海豚引領回家的美好記憶。兩次分別與一生一死的海豚相遇，似是啟動廖鴻基展開海洋歷程的關鍵鑰匙²¹——從生命意向性的角度視之，不僅是海豚，人亦如是，倘使不能解脫身心受困的僵局，便將如背離家園一般，擱淺於死境中。然這既是一個生命意向性的問題，我們必須注意，那死之受困中，必也隱藏著生／再生之契機，而

¹⁹ 廖鴻基，〈靠近〉，《漏網新魚》，頁 77。

²⁰ 爾後，在其他有關鯨豚的書寫篇章中，廖鴻基亦每每以「引領回家」的意象來描述鯨豚出現的意義，如〈海豚運動會〉：「數十隻群對不離不棄穩定的領在船頭，仿如競走競速般前導著我們這艘船。……你們彷彿揹著無形的船纜花車般拉著我們這艘船緩緩前行」，《漏網新魚》，頁 110。

²¹ 廖鴻基，〈接近〉：「同樣是第一次接觸，海上接近和岸上接近，卻是一生一死相對的兩端，也因而不能清楚對比感受，關於自由飛揚與擱淺受困，關於人類與大自然，關於人世陸地和鯨豚海洋」，《漏網新魚》，頁 83。

這就是廖鴻基所以成為討海人，甚至據以展開海洋歷程的動因²²。易言之，作為倫理學課題，死（圍困）、生（出路）兩端所意味的生命意向性之追問，實與海豚所帶來的啟示休戚相關。在此一內在動因下，至一次在花蓮海岸又看到擱淺而死的小虎鯨²³，終於促成了一個新角色的扮演：1996年，廖鴻基試圖透過一個迥異於「討海人」的，對海洋完全沒有掠奪意圖的工作計畫，以「花蓮沿岸海域鯨類生態研究」之名，召集幾位同伴組成「尋鯨小組」，進行花蓮海域的鯨豚生態調查²⁴，行動之餘，亦寫就了《鯨生鯨世》（1997）一書。

二、生態的隱喻訊息： 《鯨生鯨世》²⁵作為向海的橋樑

從生命背景來看，擱淺、死亡所隱喻的生機喪失，以及如此隱憂促使人必須踏上重尋活水源頭之路，此一帶著強烈「生／再生」意義的海洋歷程之義，可視為「鯨豚」之於廖鴻基最深切的啟示。易言之，「鯨豚」是引導廖鴻基走入海洋的橋樑，也是以海洋使者自居的廖鴻基試圖引人

²² 如上文所說的，在陸地生活的無路可走之際，終於聽聞大海的召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至跨越邊界後，「若受困的魚擱淺的鯨終得以回到大海」，更甚而當自己有能力從蹲著的甲板站起身來時，「啊，終於回到家。」如此慨歎自心底自然湧出，而至得以把舵、操作船隻方向時，更「感覺到有一股力量逐漸主導我過去的漂流方向，一步一步愈來愈清楚知覺，我正一步一步接近當中。」廖鴻基，〈接近〉，《漏網新魚》，頁80。可以說，那逐步的接近，亦便是生命逐漸找到定位，並重獲活水源頭的過程。

²³ 廖鴻基作品常可見對鯨豚之死的描繪，除上述之外，如〈墳墓與橋〉亦提到一條柯維氏喙鯨擱淺之死，見《漂流監獄》，頁172-176。

²⁴ 小虎鯨事件可視為成立鯨豚調查小組之近因。小組的籌組、成立與過程可見廖鴻基，《來自深海》，頁80-85；廖鴻基，《鯨生鯨世》，頁24-25。

²⁵ 《鯨生鯨世》是此一鯨豚調查計畫完成之後的文字出版品，然而與此一計畫有關的鯨豚寫作，亦見於《鯨生鯨世》之外的其他著作，如《漂流監獄》、《來自深海》、《漏網新魚》等，為求討論的完整性，本文在論述時亦會從《鯨生鯨世》擴及收錄於其他書中的鯨豚作品。

面向海洋、看見海洋的橋樑。《鯨生鯨世·啟程》中，廖鴻基道：「鯨豚是一座橋，牠將引領我們，更親近海洋的闊達與包容」，以及此行之義：「我們就要踏入全新的領域，那是全然不同於往昔討海的視野和姿態」，並且，「我們將以不同的角度和海洋接觸」²⁶，可見寫作此書的目的不僅在建立鯨豚生態的知識譜系，更重要的是：試圖以人與鯨豚之關係性為「橋樑」，透過此一「橋樑」，引人更親近海洋，亦即更親近於活水源頭／家園／母體之思中²⁷。然而，從倫理意識的進一步深化來看，這不同於討海的視野和姿態，是一種怎樣的視野和姿態？應從什麼角度解讀《鯨生鯨世》的橋樑義？

（一）參與、在場與界面突圍

在《鯨生鯨世·啟航》中，作者道此書的寫作性質與背景是鯨豚調查小組成員們，在 1996 年 6 月 25 日花蓮港首航，到 9 月 5 日石梯港返航結束，兩個月又十一天，30 個工作航次後，調查並紀錄八種鯨豚的文字出版品²⁸。從整個生態調查背景與前提來看，我們很容易預設本書必然體現著科學技術報告所強調的客觀實錄性質。然而當我們以科學主義的立場來看待是書時，是書反而透出幾個重要訊息。首先，在一般科學報告中，因為被調查物是調查者所欲致力捕捉、觀察與紀錄之客體對象，因此書寫者往往會著力於讓被調查物從整個書寫背景突出，對其進行鎮

²⁶ 見廖鴻基，〈啟程〉，《鯨生鯨世》，頁 26、24。

²⁷ 同時，對意圖將此一訊息帶給島嶼居民的廖鴻基言，自己亦便是那引人重新面向大海，重新透過大海來看待島嶼，與自我存在位置的「橋樑」。廖鴻基有時亦以「海洋使者」來表述「橋樑」之意義。如道：「當我漸漸感覺到，和海洋無法分離的真情，我動手寫下海洋，寫下海水裡的魚和討海人之間的互動因緣。我也常說，我已經成為海洋天使，藉著我的描寫，我當一座橋，讓岸上的朋友走過這座橋，看見海洋。」見廖鴻基，《鯨生鯨世》，頁 25。

²⁸ 為瓶鼻海豚、花紋海豚、熱帶斑海豚、虎鯨、偽虎鯨、飛旋海豚、弗氏海豚及喙鯨。見廖鴻基，〈發現鯨靈——自序〉，《鯨生鯨世》，頁 18。

密、客觀化的描摹與紀錄²⁹。然而與之不同的，本書雖立基於海上鯨豚的實地調查與紀錄，但在全書中，直接聚焦於被調查物：鯨豚，且對其展開物象的紀錄描摹並非該書重心，反而，在鯨豚本身形象外的，人的如何發現／看見鯨豚，以及看見／發現鯨豚後，人與鯨豚接觸、互動的種種情狀，乃至透過人與鯨豚的互動情狀所領略之訊息等等，才是作者致力描繪的重點。能注意到此一書寫特色，便能掌握該書的詮釋基礎：《鯨生鯨世》並不遵循著現代性下的科學技術思維，將人凌駕於自然萬物之上；反而致力傳達：調查之可能，是立基於人的「參與」，亦即是人參與入了調查現場，才使調查，或者紀錄成為可能。因而生態問題，須重新置入一個更整體的「人－鯨豚－海洋」之「關係性」中考量³⁰。

其次，在關係性的課題中，當人的參與，人與鯨豚的種種互動成為《鯨生鯨世》的書寫主題時，我們注意到，該書據以展開敘述的重要方向，便是對此一「參與」情狀的種種敷演。作為生態調查的首章，此「參與」情狀的第一步，便是人得具備「看見／發現鯨豚」的能力。〈啟程〉中，廖鴻基道：「儘管出海不再是為了捕魚，但我們兩個討海人有自信比鯨類專家更有能力發現鯨豚。」³¹在海洋的流動性背景中，人的看見／發現鯨豚，或說鯨豚的被看見／發現，已非一個專業學科下，以人的尺度

²⁹ 就一般科學主義的調查報告言，所謂的「調查」，便是一個以人為主體，進而從此一主體位置出發，將對象物視為是主體所定義的客體，由我來「看見／發現」客體，然後以客觀數據，將此一「看見／發現」的結果勾勒出來之過程。在這裡，看與被看、發現與被發現之間存在的是一種二元對立下的主客關係，主體是「我」，亦即是那「看者／調查者／紀錄者」，而客體便是那「被看／被調查／被紀錄之物」，如此的看與被看，二者之間構成了人與物的關係性內容。如此前提下，「鯨豚」便是那被人所看、所描述與定義的客體，而「人」便是那將客體的現象描述、定義下來的主體。

³⁰ 如此寫作意識，亦便是對生態倫理學強調的：「人的最高價值，應立基於生態系統的完整與合諧之中」之具體回應。相關論述可再參見註 16。

³¹ 廖鴻基，〈啟程〉，《鯨生鯨世》，頁 25。

衡量自然萬物，對鯨豚此一客體物進行探查的科學命題。而是一個在時間向度上，以人的活生生敏銳感知所開啟的「有能力發現鯨豚」之課題。它立基於人的「在場」——真正置入鯨豚所處的海洋現場，並調動自身所有可能性，才使那看見／發現的願望成真。〈奶油鼻子——瓶鼻海豚〉中，作者道：

就這樣，我們經常一陣追、一陣等，我們必須極有耐心的等待；而牠們似乎更有耐性。

牠們始終這樣不厭其煩地反覆逗弄船隻……我常常覺得牠們在一段距離外觀察我們、嘲笑我們，遠遠地把玩、考驗著我們的修養和耐性。³²

能力的課題被具體化為：等待、修養與耐性。它與現代技術文明下的「能力」有所不同：現代技術文明下的「能力」所在，人得從與自然萬物之關係中抽離，而對世界施行裁判與主導的權力，此一立基於人類中心主義的能力，帶來了工業文明的飛躍進展，但人與自然關係性之破裂，人之於整個生態位置的遺忘，也將世界帶入一種災難性的生活中。然《鯨生鯨世》所強調的「能力」卻是意圖從人類中心主義突圍，而以真正的「在場」，亦即真正地置入海洋現場來感應著人與自然，以及自然中的種種生物之關係。易言之，在「人—鯨豚—海洋」的關係性課題下，人之於自己存在位置之體認，以及如何透過此一位置和自然萬物重新產生關聯，便是作者所致力描繪、傳達的「生態」寓意之所在。〈花紋樣的生命——花紋海豚〉中道：

前四個接觸航次，牠們明顯而刻意地和船隻保持大約二十公尺距離，船隻的趨近企圖全被牠們游進的速度和方向有效地化解，那

³² 見廖鴻基，〈奶油鼻子——瓶鼻海豚〉，《鯨生鯨世》，頁 60。

是無法討價還價的隔閡。第五個接觸次，船隻被允許靠近到十公尺距離；而後，每一個航次、每一天，船隻和牠們間的距離逐次縮減……

回想起來，像是安排好了的節奏，牠們和船隻的接觸歷程有著不著痕跡的策略——經由試探、確認而最後完全信任地表露出牠們的和善態度。最後，牠們是那樣地毫無戒心、毫無間隔距離……對我們而言，這已經是如擁抱般的親密關係。

……而當我們被允許如此親近的時候，我強烈感受到和鯨豚間的美麗情誼已經從我們和花紋海豚的對應關係中萌芽啟動。³³

從生物與生物的互相關聯之生態系眼光視之，我們遂能理解，作者所以大篇幅地描寫那出航、返航的時間歷程之意義。在那時間歷程中，種種既定的認知疆界，如向海征服之慾望、人與鯨豚距離之拿捏³⁴、觀看鯨豚的慣性視角³⁵、與鯨豚的主客位置之固著化³⁶……等等，種種既定認知框架都一一被衝擊、瓦解；而隨著衝擊、瓦解而生的，是在時間之中，逐漸融入海，融入與鯨豚建立的新關係中。甚而，「在場」還不僅是讓自己

³³ 見廖鴻基，〈花紋樣的生命——花紋海豚〉，《鯨生鯨世》，頁 30。

³⁴ 〈黑與白——虎鯨〉一文中，作者道：「所有我們急於拋出船舷外的親善意圖，全被颶風浪應聲攔斷。牠們只顧衝浪前行，船隻和牠們的關係相隔遙遠，那樣的感覺是陌生而落寞的，如蕭瑟的戰場氣息，船隻像是浮在海面上的一片枯葉。」見〈黑與白——虎鯨〉，《鯨生鯨世》，頁 44。

³⁵ 如書中寫道巧遇偽虎鯨：「雖然我們出海是為了觀察牠們、調查牠們，但此時的情況似乎已經逆轉，牠選上我們、跟定我們，船長幾乎不用再操船掌舵，在一定的節奏和速度下，牠圍住我們、觀察我們、調查我們。見廖鴻基，〈黑白間的光采〉，《來自深海》，頁 30。

³⁶ 如書中寫道與花紋海豚接觸的經驗：「我總是覺得人類始終站在一定的高度俯看牠們。和花紋海豚的多次接觸後，我想說的是，人類在俯看牠們的同時可能也顯示了人類有限的智慧。」見廖鴻基，〈花紋樣的生命——花紋海豚〉，《鯨生鯨世》，頁 39。

置身於海洋現場之具體行動而已，它亦是一種與鯨豚建立更深關係的意願與表達。如〈下水〉中，為真正看見、理解、接觸鯨豚，廖鴻基更嘗試著再突圍與鯨豚接觸的界面，從海平面潛入海底，從俯視到仰視，從人的眼光到鯨豚視角的置換³⁷……以各種界面突圍的嘗試，傳達出「在場」的動態義：「在場」是不斷地讓自己置身在那可以和鯨豚發生更深刻聯結關係的現場，它是對種種既定疆界／界面的突圍，亦是針對此一突圍之需要而不斷調整觀看位置，並採取行動的表達，它牽繫著人得重新認識自身，重新找回自己生態位置之契機³⁸。

（二）感官性與感受性的復甦：「生命應近於美學的激動」

生態調查既非一個純然科學智性的問題，則人的如何「參與」／「在場」，以及其種種情狀，遂成為我們解讀《鯨生鯨世》隱喻的最關鍵處。以故，超出科學主義的思維疆界，我們會發現《鯨生鯨世》最引人注目處，其實是一則則人與鯨豚互動關係的展演，那正是該書最為濃厚的文學性所在——鯨豚形影的生動躍出處，常常是寫作者情感最充沛，敘述最靈動處。在一次與海豚接觸的經驗中，廖鴻基道：「技術雖然重要，鄰近的這一刻，心的感知更不可缺。」³⁹「心的感知」已成為「有能力看見鯨豚」進一步傳達。然而也便開啟了下一個問題：從科學主義的界面突

³⁷ 那即是立基於對種種既定疆界／界面之突圍，而讓自己獲得了深入海洋，與鯨豚交往的可能。廖鴻基，〈下水〉：「那絕對不同於在船上觀看牠們，船上居高臨下用平面視野在觀看牠，在船上，絕對感受不到牠擺尾的優雅，感受不到牠們所沉浸的藍色神秘世界……那是大幅的、立體的、美麗的，我是溶在牠的世界裡看牠。」《鯨生鯨世》，頁 121。

³⁸ 從凌駕、孤立於自然萬物，轉為理解自己是生態系之一員，如：「那被接受而又能和大群飛旋海豚融成一體的感覺，讓船上每個人都忍不住歡呼尖叫」。可注意作者在這裡以被接受、融成一體描繪之，可見其背後人的存在狀態之轉變。見廖鴻基，〈飛旋的心——飛旋海豚〉，《鯨生鯨世》，頁 85。

³⁹ 見廖鴻基，〈表達〉，《漏網新魚》，頁 103。

圍，到心的感知之必要，為何「心的感知」，此一情感能力之需要，在人與鯨豚的關係中佔據著重要位置？它如何成為引人朝向大海／活水源頭的橋樑？

1.情感的歷程：從客觀描繪到構成形象

在「人—鯨豚—海洋」之關係性中，我們注意到，作者對所調查的八種鯨豚進行描繪時，其文學性之所在，便是將所欲調查之對象：鯨豚，從科學主義所強調的客觀描繪，帶到一種形象化之摹寫中，甚而以畫面形式構成人與鯨豚之種種關係性表達。如在八篇鯨豚書寫的標題上，便能窺見堂奧：「花紋樣的生命——花紋海豚」、「黑與白——虎鯨」、「奶油鼻子——瓶鼻海豚」、「迷途羔羊——弗氏海豚」、「飛旋的心——飛旋海豚」、「斑斑點點——熱帶斑海豚」、「擱淺——喙鯨」、「帶你回花蓮——偽虎鯨」，諸如「花紋樣的生命」、「黑與白」、「奶油鼻子」、「迷途羔羊」……等等形容，修辭之所在，便是作者致力於傳達，從他眼中所看到的鯨豚之形象。

不僅擬題，為使鯨豚的形象生動躍出讀者眼目，更盡力鋪寫所捕捉到的印象。如〈奶油鼻子——瓶鼻海豚〉寫道所看到的五隻瓶鼻海豚：「像五條銹紅色絲巾在水面下御風飄搖……我覺得是五匹駿馬在船頭拉車開路」，並以其個性形容為：「像是血氣方剛的青少年狂飆族，牠們四處擾攘，四處沾惹生事」；〈迷途羔羊——弗氏海豚〉寫道初見弗氏海豚之印象為：「像一群無助的羔羊」，然而當牠們整群躍起，又形容為：「那是含藏著無限動力的一團爆炸水花」⁴⁰……等等。修辭所在，不僅是對鯨豚形象之描摹，亦常常是人與鯨豚的關係性形容，因而鯨豚的如何被看見、認識與描繪，非僅是智性的問題，更繫乎人的情感與想像力之參與。作

⁴⁰ 見廖鴻基，《鯨生鯨世》，頁 65、68。

為朝向生態系回歸的橋樑，存在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的說法值得深思：

形塑及再塑世界的，不僅僅是理性，還有「前意識」及其衝動的要求，也在這麼做，並且是在願望與意向性的基礎上這麼做。人類在他們的世界中製造形式時，不只是思考，並且也感受及意願。……因為熱情是指一切情愛的及動態的性向之全體。⁴¹

現代文明的僵滯困局正是情感能力的喪失與遺忘，因而情感能力的喚醒與復甦，正是形塑與再塑那理想生態圖像的重要質素／橋樑。《鯨生鯨世》中，從擬題到敘述，從敘述到篇章結構之安排，透過人與鯨豚之間的種種關係性修辭，我們看到了情感語言的大幅躍動：或如調查過程中，智性的抽離旁觀被換為活生生的，好奇、天真又充溢熱情的時間／存在狀態；或如種種將鯨豚擬人化修辭的描繪中，那被驅逐久遠的想像力再度奔騰跳躍；或如為要能準確地看到／發現鯨豚行蹤，那看視的能力之外，仍必須打開其他感官知覺能力⁴²……等等。一方面我們捕捉到的是那鮮明具體的鯨豚影像；二方面，透過人與鯨豚之關係性修辭，我們更看到了作為調查者的人，在那每個關係性當下，充沛的情感與想像力，甚至是當下整個靈魂被觸動的表達：

鯨豚的眼神神秘、深奧，我曾經從牠們的眼裡看到了粗野、仇惡或真摯和善的笑……那眼神往往能深入胸腔搜索靈魂。⁴³

⁴¹ 見羅洛·梅（Rollo May）著，傅佩榮譯，《創造的勇氣》（臺北：立緒出版社，2001年），第7章〈對形式的熱情〉，頁172。

⁴² 《鯨生鯨世》中，感官的被喚醒、刷新或復甦，常常是以能不能在大海中「聽出」鯨豚來表達。如：「眼神的交融必需在安靜的感覺下互動」，見廖鴻基，〈迷途羔羊——弗氏海豚〉，《鯨生鯨世》，頁73。在這裡，「看」與「聽」習習相關——「聽」使「看」成為可能；或反過來說，透過「看」之需要，人必須進入聆聽之境中。

⁴³ 見廖鴻基，〈迷途羔羊——弗氏海豚〉，《鯨生鯨世》，頁73。

船頭浪花切切迎風翻飛，鏢台起伏搖擺著夢一樣的節奏。辨認是虎鯨後的過度真實反而拉開了真實，越來越近的虎鯨竟撲朔迷離成黑白糊模的夢境。⁴⁴

那常常是在人與鯨豚的交會瞬間，或是深情地眼神相觸；或是遍尋不著，卻不料忽爾相會；或是超出人的慣性視域所及，眼前海潮翻湧中，大群大群鯨豚恣意起舞……，切切撞擊心靈而致現實中的時空疆界褪去行蹤，也在那蝕心時刻，人遂與鯨豚真切「遭遇」了⁴⁵：

虎鯨這樣坦率的行動，讓我們都失了魂，無意識地呼喊，分不清是激情、感動，是夢裡的恍惚，還是承受不住盛情的呢喃。

喊叫聲漸漸沙啞、漸漸哽咽……

牠們走了，決定離開的時刻到了，牠們說走就走，如精靈一樣，翻身不見了蹤影。⁴⁶

如夢似幻，那如浪潮般激盪湧出的人之激情，甚至及於超乎言說的虛惘之感：

明明前一秒鐘還激情熱烈，這一秒鐘卻雲煙散盡，寂寥如一片死水。我會怨恨自己，沒有牢牢抓住那剎那間的火花，怔忡間已然失去了一切。如高空跌落的心情，盡管兩手揮舞攀抓，終究無法再抓緊什麼。⁴⁷

⁴⁴ 見廖鴻基，〈黑與白——虎鯨〉，《鯨生鯨世》，頁 48。

⁴⁵ 羅洛·梅提到「遭遇」便是一個人與他的世界相互關連起來的過程，代表的是人與客觀世界之真正關係，涉及整個人格裡面高度集中的知覺，而非清醒的意志，或者採取某一觀點可以直接控制。「藝術的本質就是：藝術家與他的世界之間那種有力及生動的遭遇。」見羅洛·梅著，傅佩榮譯，《創造的勇氣》，頁 50-54。

⁴⁶ 見廖鴻基，〈黑與白——虎鯨〉，《鯨生鯨世》，頁 51。

⁴⁷ 見廖鴻基，〈迷途羔羊——弗氏海豚〉，《鯨生鯨世》，頁 70。

情感所之，是激情、虛惘，也可能是緩緩沉入海底的寧謐詩情，直抵深深如夢的海之眠床。廖鴻基於〈下水〉寫道與花紋海豚的相會：

牠們的尾鰭朝向我，緩緩優雅的上下擺動。牠們的擺尾弧度很大，遠超過我所認為的。飄搖光絲落在牠們身上，斑弄出顫舞的光網。很安靜，藍色煙靄瀰漫著沉靜，只有牠們那尾柄悠然自在地緩緩潑水，像是在指揮著一首柔滑的小夜曲。

.....

那是大幅的、立體的、美麗的，我是溶在牠的世界裡看牠。⁴⁸

美，從那潛抑許久的靈魂深處被召喚出來，隨著那海潮與花紋海豚的尾鰭一同構組為生命的詩意畫面。作為生態系的表達，我們深知，除非透過那情感能力的復甦與釋放，否則無以衝決現代化歷程下，被過度的智性所支配的人的生存僵局⁴⁹。也唯加入到此一詩意畫面，那潛在人類靈魂中，不斷被現代技術文明所排斥的種種情感力量才能一一現形，找到可安居之所，在那美的啟應中，去與那大於人類的廣袤自然，以及那自然中的萬物構組為一個生態系的和諧畫面，廖鴻基道：「很少人願意相信那個領域裡擁有天堂，也很少人願意踏過門檻來適應天堂。我想，或許我能扮演海洋使者的角色，帶回來些海洋的精髓寶藏，來證明那個世界真實存在。」⁵⁰這是以鯨豚書寫傳達人需要回返海洋，所意謂的回返活水源頭／母體／家園所在之橋樑義。如是，那心的感知與情感的歷程，便是那歸返之路上，如光照耀的路標。

⁴⁸ 見廖鴻基，〈下水〉，《鯨生鯨世·下水》，頁 120。

⁴⁹ 在〈黑與白——虎鯨〉中，廖鴻基如此描繪經驗：「這份人類的沉重和遲疑，早已被那直驅而來懷抱著童心的虎鯨輕輕瓦解、鬆綁……一股說不出的愉快壅塞在心頭，那是四十歲年紀的我這輩子不曾有過的感受。」見《鯨生鯨世》，頁 52。

⁵⁰ 見廖鴻基，〈七月黑潮〉，《來自深海》，頁 169。

2.牠來自無法探知的深海：神性／宗教性的開啟

論述至此，我們注意到在「鯨豚是引人親近海洋的橋樑」的書寫意識下，《鯨生鯨世》的隱喻構成，乃是建立在時間歷程中，一段段必須以參與，以在場而體悟的「人－鯨豚－海洋」之關係性表達。然而除了好奇、天真、熱情、感官性與想像力之復甦等等之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作者致力於在人與鯨豚的關係性中，將那心的感知能力，從可見的物象訊息，朝向那無形無狀，卻神秘潛在的心靈祕境傳達。如一次見到躍出海面的喙鯨，廖鴻基道：「無法捉摸、無法理解，是我心裡那隻撲朔迷離的海怪」，以及：「海有多深，心海便有多深，在那不能探觸的內底，多少寂寞、恐懼如海怪那般神秘性地存在」⁵¹，鯨豚與人的關係，就在於從「海有多深」到「心海有多深」之探詢問答中。透過此一探問，人遂被帶到更深一層的海洋之思中，甚而必須在神秘之境敞開自身的聆聽。如次的存在狀態，不僅是一種美的體驗，更啟動宗教性探求之可能⁵²。在一次看到如開海豚運動會的數十隻海豚躍出海面，引導船行的畫面時，廖鴻基寫道：

這場引領船隻前行的運動會到底為了什麼？

可只是為了贏得來自陸地來自甲板上的歡呼跟掌聲；只為了製造運動會的喧嘩和熱鬧，或是浪漫的引領我們一路追逐倒映於海面

⁵¹ 一次賞鯨船上看到柯維氏喙鯨之經驗：「我知道這次海面相遇是彼此生命相觸的稀罕因緣，牠來自無法探知的深海，來自無法探觸的心海深處。」廖鴻基，〈來自深海〉，《來自深海》，頁 90-94。

⁵² 2006 年的〈腳跡船痕〉中，廖鴻基如此回顧海洋對他的啟應：「常常覺得海洋有什麼話、什麼答案告訴我。海洋和我之間，像是存在著更深沉、更幽秘的關連。這些想法，讓我對海始終感到好奇。」而此一關係，常常透過與海洋使者：鯨豚之關係來傳達。引文見廖鴻基，〈腳跡船痕〉，《腳跡船痕》，頁 284。

的天光？或者，為的是突破我們之間眼睛看不見的界線；為的是解放我們無從理解也無法解除的身體桎梏？

……我慢慢感受到，你們藉這場運動會，想告訴我什麼。我心裡忽然升起一股莊嚴肅穆的知覺，會不會是你們想帶我看見什麼。

你們領著船，儘管有點迂迴，但我終於發現，這場運動會一路所有的方向，一直都指著，一直都指向祢。

……

循音帶位，我低下頭，我的眼，恰好看見海神浮在船前水面。⁵³

似是個體生命對浩瀚大海，乃至帶著宗教意涵的海神的聆聽與回應。在人、鯨豚與海神之間，在那「會不會是你們想要我看見什麼」的探問、思索中，生態的課題已被置入於一個超乎科學主義，也超乎種種既定的、可見的物象關係之境。易言之，從情感能力的復甦，到朝向「海神」，所指向的神秘性／宗教性⁵⁴之探求，這海洋歷程的一路，實啟示、並導引著人須從那如死亡的擱淺之境離開，啟程回到與生命相依偎的活水源頭⁵⁵。

⁵³ 見廖鴻基，〈海豚運動會〉，《漏網新魚》，頁 110-111。

⁵⁴ 本論文用「宗教性」一詞，最主要是要強調使「宗教」成為可能的那特性為何？至於「宗教」的釋義，本文採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 G. Jung）的說法：「我想要說明，我所謂的『宗教』並不是指教義。每個信理最初固然是奠基於神祕的經驗，但是另一方面則是奠基於信仰（pistis）、忠誠以及對於某種聖祕作用的經驗及其後之意識變化的信賴和信賴……我們可以說，『宗教』這個詞意指著，意識透過聖密的經驗而被改變的特殊態度。」因此，「宗教不只是社會的或歷史的現象，對於許多人而言，宗教更意味著重要的人格活動。」以上引文見卡爾·榮格著，林宏濤譯，《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臺北：國立編譯館與桂冠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2006年），頁 6、3。

⁵⁵ 許悔之在《鯨生鯨世》書序寫道鯨豚帶來的啟示：「生命應該接近美學的激動」，「美學的激動」亦正呼應本文所說的從情感能力的復甦，到朝向「海神」，所指向的神秘性／宗教性之探求。這亦是可說是鯨豚作為「橋樑」的隱喻意所在。見許悔之，〈台灣人的美好品質——序廖鴻基《鯨生鯨世》〉，《鯨生鯨世》，頁 17。

如此鯨豚書寫所寄託的隱喻訊息，給予廖鴻基「永遠離不開海洋」的啟示。如此啟示，也埋藏了十年後，2008年，廖鴻基再度寫就下一本鯨豚專書：《後山鯨書》的重要線索，以鯨豚書寫為橋樑，邀人從那海洋探向家園方向，更遠更深。

肆、來自遠方蒼翠小島：生態圖像下的時間旅程

2008年，廖鴻基再度寫就並出版鯨豚專書：《後山鯨書》，距上一本《鯨生鯨世》（1997），已經是十年的時間了。這十年中，廖鴻基繼續以不同角色扮演海洋使者，如：規劃並籌辦賞鯨船、任賞鯨導覽解說、舉辦繞島活動、到墾丁調查鯨豚⁵⁶、參與遠航，乃至為專業海洋寫作者……等等。朝向更浩瀚廣闊的海洋展開生命行旅，這十年可以說是廖鴻基中年以後，海洋閱歷愈形豐富，思考亦轉趨深沉的一段時光。然而，不管扮演怎樣的角色，在所欲傳達的：「生命必須依偎著活水源頭才得獲生機」的訊息中，與此一期望相悖的，這十年卻也是台灣繼續朝向現代化社會迅速發展，且在現代技術文明的強勢主導下，海洋環境急遽惡化的十年⁵⁷。因此就生命背景來看，死亡與再生，這兩股時時纏繞膠葛的潛隱張力，不僅未隨著作家海洋歷程的次第展開而獲致寬解，在那不斷惡化的生態危機中，《鯨生鯨世》中的好奇、天真、熱情已不再，隨著海洋體驗與人事閱歷的豐富與成熟，取而代之的，是作家必須站在那生命意向性的路口，以更成熟而後設的視域，尋求一種更切身而深刻的傳達。於是「鯨豚」作為橋樑，遂再度進入作家筆下，讓作家展開這十年海洋經歷後的，更繁複而深邃的思辨。

⁵⁶ 2000年廖鴻基到墾丁國家公園鄰近海域作鯨豚生態調查，2001年並出版專書《海洋遊俠——台灣尾的鯨豚》，但因此書的寓意可以被《鯨生鯨世》所涵括，為免討論篇幅過於冗長，因此不單獨提出討論，特此說明。

⁵⁷ 如此寫作背景下，我們遂可以在《海洋遊俠》（2001）、《腳跡船痕》（2006）、《海天浮沉》（2006）看到作者透過長期在海洋城市與海岸行旅的第一線觀察，提出種種現代文明技術入侵於海洋的景況，多向度地揭露海洋生態的危機，並提出呼籲，如：現代捕撈技術問題、討海人傳統的式微凋敝、海巡海防網絡的佈署、港口特色與開發、海洋城市的遠景與發展、藍色公路的可能，乃至臺灣人的漁鮮習慣與觀念……等等。

許悔之於書序盛讚此書：「是一闕交響詩，媲美德布西的《海》，賴芳伶更說道：「《後山鯨書》沒有仰賴什麼學術理論，卻包含某種意味深遠的神話向度，有別於專家的論據。它是漁人作家廖鴻基，長時間融入海洋鯨豚世界，以其生活體驗和生命思索，縮節文字圖象，所建構起來的，與神話密契、科學暗和，饒富美感和哲思的幽玄世界」⁵⁸，精準地道出該書的美學特質，並提供後來研究者重要的研究取徑。《後山鯨書》書首〈表達〉一節中，作者如此道：「許多年以後，當我經驗了更多航行、走過更廣的腳跡、吹過了更多海風；當你們再次來到船邊，忽然感覺到，透過你們的身，這次我將比以前更能體會，大海將要訴說的故事。」⁵⁹延續《鯨生鯨世》的提問，廖鴻基如何將十年的時光提煉出更動人的故事？

一、宇宙發生的循環：「時間性」與「關係性」的相互涵涉

《後山鯨書》自書首〈表達〉後，以十七個看似零散的敘述小節構成。從整本書的敘述線索看來，在看似零散，不相連屬的十七個敘述小節中，其實隱藏著一條貫穿整體敘述的線索：「時間」。亦即這是一本將空間的「人—鯨豚—海洋」之生態課題，置於一個神話學上的「宇宙發生的循環」之時間架構所寫出的時間之書⁶⁰。那是在又十年的海洋歷程

⁵⁸ 就筆者所見，在廖鴻基的相關研究中，賴芳伶的研究成果甚為可觀：不僅是思考的深刻，更在於敘述本身的細膩詩意，十分值得參考與精讀。引文見賴芳伶，〈死亡黑暗裡，美麗的生命榮光〉，《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2010年），頁233-234。

⁵⁹ 廖鴻基，〈表達〉，《後山鯨書》（臺北：聯合文學，2008年），頁28。

⁶⁰ 雖然在《鯨生鯨世》中，廖鴻基亦曾針對「時間」寫就人與鯨豚之關係性，然而與此一定著於「調查時光」的時間不同的是，《後山鯨書》的「時間」卻是一個往更高向度展開的生態時間。本文以「宇宙發生的循環」為此一時間命名，是借用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千面英雄》中的用語，其內容包括：「流出、童女生子、英雄的轉化、消解」，亦即這是一個神話架構，用以解釋宇宙的生成，與英雄旅程的展開。可參

後，作者試圖站在更後設的觀看位置，將「時間」衍譯為使「時間」成為可能的「時間性」課題，亦即透過那隨時不斷在翻湧、改變、遷移、變化，包納著生命起始一刻，也朝向人類歷史繼續綿延，在整個寰宇之間湧動不休的時間流轉本身，更細緻地傳達那生態系下的「人—鯨豚—海洋」的關係與變化，而使本書富含了神話的色彩。

既以「人—鯨豚—海洋」之關係變化來展演生態課題，《後山鯨書》的寫作手法與形式特質亦值得進一步關注，那便是廖鴻基作為敘述者，以十七個小節，在「人—鯨豚—海洋」之間進行了不同人稱，多重敘述視角的置換，而使生態系的課題、倫理學的視域，成為一個須在「時間」中「不斷變化視角」，來打開既定視域僵滯的存在課題⁶¹。易言之，「時間性」與「關係性」的相互涵涉，鑄造了《後山鯨書》特殊的書寫體例，也將廖鴻基的海洋書寫推向高峰，並增添自然書寫的新頁⁶²。以下我們可就《後山鯨書》的時間性／關係性展演，一探作家欲藉「鯨豚書寫」為橋樑，所攜來的訊息為何？

考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頁269。

⁶¹ 通觀全書，人稱與視角的變化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如在整本書中，有時會以人／老船長的視角看鯨豚；有時會以鯨豚的視角看人；有時會以海神的視角看人；有時又會以人的視角看海神，有時則讓海神、天神、鯨豚與人共在一個空間中彼此凝視，而驅使這些人稱視角不斷遷移變化的，便是作者所化身的敘述者，透過敘述者的眼睛，以調動一種觀看生態系的更高視野。

⁶² 因為「自然書寫」強調客觀與自然／知性語言的運用，因此現有書寫中，仍多朝向紀錄寫實的一面呈現特色，然而《後山鯨書》卻以濃厚的象徵語言來傳達生態的隱喻訊息。

二、遠方蒼翠小島的盎然生機

彷彿是一幅創世紀的蓬勃景象，時間性的敘事架構帶來空間畫面，《後山鯨書》前五節，在時間的流轉中帶來了一幅「人—鯨豚—海洋」之活潑潑的關係性圖像，恍兮惚兮，盈缺融洽；物物相應，啟示聆聽。那是創世之初，宇宙時間尚未流入人類時間的一刻，神話世界下生態系的自在展演。如若孔子於《論語·陽貨》說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那是人（老船長）、鯨豚、海神與天神俱在，萬物各安其位，且因那在／在場，而使宇宙運轉不息的生態圖像。然而較之以往的海洋書寫，我們發現，《後山鯨書》中的「海」已有不同，那即是廖鴻基開始有意識，且清楚地為「海」賦予「海神」與「天神」的兩個向度⁶³，所以標出「海神」與「天神」向度，是要將「海」的神秘動能，從神秘自然的一面朝向神聖天啟敞開，因而置入大海，便是一段段朝向海神，聆聽天神的旅程⁶⁴。「海神」與「天神」的俱在，神秘與神聖，變動與恆定的兩面俱足打開了存在的尺度，此一具神性／神話色彩的存在尺度便是宇宙運轉的驅動之力，生態圖像的核心之點，以此啟動時間的運作不息，帶來萬物生生不息。

⁶³ 作者於首節〈遠方〉如是寫道：「那裡的天神，時常悄悄俯近沉睡的海神，用祂雲絮般柔軟的指頭，用祂矚視溫暖陽光的眼神，如此輕柔而疼惜地撫摸海神的臉頰」，《後山鯨書》，頁33。

⁶⁴ 可以注意，到了《後山鯨書》，廖鴻基自然地在海洋書寫中發展出清晰的宗教意識了。如在《鯨生鯨世》之前，作者會對海賦予某種神秘啟示之意，或者，偶有「海神」之名命之；然而到了《後山鯨書》，海的神秘性被清楚地標示為「海神」與「天神」。然而雖說至《後山鯨書》才清楚地標出「天神」向度，但從廖鴻基的海洋歷程溯源，這天啟的一面亦非偶然跳躍得之的，在廖鴻基追溯自己成為「討海人」的那一刻，便是在沙灘三天三夜行，而聽到天神的呼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因此，這個神聖天啟的宗教向度是早就隱在廖鴻基的海洋歷程中的，只不過，到《後山鯨書》，這個向度有了明顯清晰而成熟的展現。

在具神性／神話色彩的存在尺度下，時間的流轉帶來萬物的生生不息。神話學者坎伯（Joseph Campbell）如此道：「宇宙發生的第一個流出效應，是世界舞台空間的形成；第二個效應則是在此框架內產生生命」⁶⁵，流出效應便是時間運轉的過程與結果，以生態系中生命的不斷創造，帶出一個萬物合諧有序的空間框架／圖像。在此一生態系的空間圖像下，海與鯨豚之間先是有了神秘的牽繫：

醒不過來也停不下來，這場洄游已經開始，行列一旦啟動，自然便成為漾漾泱泱沒有寬度、長度及終點限制的龐大隊伍。……

這龐大的隊伍，彷彿由海神的意志所撐持，但又比較像是隨你們的機運進行。你們組織它、催促它，使隊伍浮泛於無形的軌道，以花瓣伸展的弧度、以風翼張開的旋律、以水浪踢踏的舞步，悄悄但熱烈地驅動了一場大洋洄游。

這到底因緣於天神的觸發，或海神的多感；似乎無關緊要；意志與渴望的互動，無論溫柔或暴烈，一旦盤轉成勢，誰也分不清，到底是誰引起誰的血脈循環。⁶⁶

神性尺度的驅動下，海潮與鯨豚之間存在著神秘的儀式性牽繫：海潮的湧動牽動了鯨豚的血脈循環與遊行意志；鯨豚血脈的循環與遊行意志，亦牽動了海潮的湧動不息。海潮的洄游、鯨豚的血脈循環，在那意志與渴望的湧動之點中，生命只能是加入這生態系的運轉之中才產生，且活絡了生命，於是廖鴻基繼續描繪這空間圖像：海潮湧動，鯨豚們的意志與渴望紛紛躍出，那便是在「濕軟、腥鹹、詠嘆不息」的海面上，以生殖的慾望，以戲劇般的種種搬演，渴望參與入那宇宙大化的生成動

⁶⁵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295。

⁶⁶ 廖鴻基，〈遠方〉，《後山鯨書》，頁 34。

能中，「如蚌裡裹抱的珍珠，花粉躺入花蕊濕黏的床」⁶⁷；或又如飛旋海豚盡其可能地在海洋／生命舞台上展演：「拋射、崛起、突圍、甩盪」動作，甚而「使勁旋、扭、擺、轉、奔、脫、放」⁶⁸，血脈循環之所在，生命動能之所往，帶來了一片生機蓬勃，且豐饒無限的大海。大洋洄游感應著鯨豚的血脈循環，進而開啟生殖與意志的渴望，時間流轉為創造的蓬勃，於是鯨豚的書寫，生態圖像的空間課題，遂被描述為一個在海洋／生命舞台上，生命如其所以、盡其可能地創造演化的時間課題。

而至於「人」，作為生態系之一員，在那神性之源的領受中，廖鴻基則塑造一位不斷將船駛入（參與入）海洋，並尋找鯨豚蹤跡的「老船長」來表達寓意。在那大海中，老船長尋找鯨豚蹤影的行動，便似乎是對那神性之源的憶起與回應，一如鯨豚以血脈循環，遊行意志來回應海洋母體的呼息召喚，老船長總是以一句句「在哪裡？」之疑問喟嘆來探詢鯨豚所在的方向，永遠以「堅心決志的守候與等待」⁶⁹，將自己置於那翻湧莫測的大海之中。也因這是一場與海洋同深，生命同寬的守候與等候，遂使他必須在那尋找的過程中，永遠將船繫於「可靠與不可靠的碼頭之間」⁷⁰，在時間流轉的軌跡中，尋找鯨豚的行動遂被描述為一個朝向神性之源而學習聆聽的功課：「關於生命的啟始和死亡，關於神話和先知所諭示的玄虛，關於累積到今天人類所有的知識和技能都無從解釋的現象，關於每個生命一輩子的苦惱與追尋……」⁷¹。在海洋、鯨豚與人之間：海洋以其湧動不息，鯨豚以其血脈循環與遊行意志，老船長以其在場的探索與聆聽，生命各就其位，且交相互動，儀式性地展演了自身的目的性，

⁶⁷ 廖鴻基，〈孕〉，《後山鯨書》，頁 58。

⁶⁸ 廖鴻基，〈靈躍〉，《後山鯨書》，頁 72、73。

⁶⁹ 廖鴻基，〈在哪裡〉，《後山鯨書》，頁 47。

⁷⁰ 廖鴻基，〈初航〉，《後山鯨書》，頁 43。

⁷¹ 廖鴻基，〈遠方〉，《後山鯨書》，頁 36。

如此，時間歷程中，以遠方蒼翠小島為座標的，一幅生機蓬勃、流暢自然且合諧有序的生態圖像遂被建構出來。

三、天體的運行，慾望隊伍之集結

《後山鯨書》前五節中，透過書寫視角的不斷轉移與攀高，廖鴻基就著海洋舞台寫出一幅仍受到神話滋養的空間／時間景觀。較諸現代性文明下的人類中心主義，將生態問題重新安放至此一神性／神話尺度中有一重要意義，便是溯源至那具神性色彩的創世一刻，為生態倫理找到一個非由人為規定所主導，亦非由任一特定受造物所操控的價值根據，透過對人類中心主義之突圍，神性／神話時間之恢復活力，才重現了那生態系統的活潑盎然。

然而《後山鯨書》既是一本重新從「宇宙發生的循環」中溯源生態價值的時間之書，那創世的一刻，生命的湧動中，便也蘊含了時間繼續流出的生命之延續，以及其後的演化變遷。《後山鯨書》第六～八節繼續寫道鯨豚於那時間軌跡上的向前遊行，以及老船長在那等待鯨豚行蹤的時間歷程中所感悟者。創世的一刻後，時間歷程上，生命以其慾望繼續敷演、驅動著前程：天亮不久，鯨豚們紛紛以遊行隊伍自發聚集，那是生命欲求在蠢動著、驅動著生命出發探求的一刻，「從天神注視眼裡走入海神懷抱」⁷²，也是神話時間流入人類的文明時間一刻：「需求、渴望、追逐、流動，每個個體都同時是需要與被需要者、追求與被追求者的融合化身」⁷³，或是「循環、脈流、輪替、遷徙、分合、漩渦、盤桓、旅程；出走和回來；遊行隊伍緣著球體上最大的動脈、攀著大洋最恢宏的動能洄游」⁷⁴，這如天體般運作不息，超乎人所能理解的，使生命展開其時間旅程的生命驅動程式，從何而來？又將把人帶到何處？於是在每個時間當下，在欲求蠢動的瞬間，老船長須得再將船從那「可靠與不可靠的碼

⁷² 廖鴻基，〈遊行隊伍〉，《後山鯨書》，頁 83。

⁷³ 廖鴻基，〈遊行隊伍〉，《後山鯨書》，頁 86。

⁷⁴ 廖鴻基，〈洄游〉，《後山鯨書》，頁 92。

頭之間」，駛入那盈滿著生命欲求的海洋之中，以在場的專注，聆聽海面下鯨豚的欲求之聲，⁷⁵甚而在如天體運行不息的隊伍集結中，聽出旅程的憂傷：「每趟洄游回來，出發時多麼壯盛、壯志的隊伍，回返後的容貌，一趟比一趟更像是敗戰亡命似的傷殘隊伍」⁷⁶，海神的喟嘆中，諭示了這等在前方，環伺於人間行程中的殺戮陰影：敗戰、亡命、傷殘，然而生命既被創造了，就無法停止其慾望的行程，遵循著那慾望的軌跡前行，生命是否還能繼續展演其自在的面容？

四、「後來就亂了」：現代技術文明的危機與訊息

時間從那源源不絕的創造活力中流入了人類文明的控制手中，《後山鯨書》第九節以後寫道鯨豚們於那時間歷程下繼續展開的旅程，竟是一段段於海上煥發自由神氣的遊行隊伍，與僵滯在陸地城市中，喪失了神氣，僅餘形貌，如擱淺於陸地的鯨豚塑像們之交會旅程。海上與陸地，兩種鯨豚形象帶出時間流轉下，兩種生命狀態之對比，文明流衍下，分裂已屬必然。那是「自從來自遠方的遊行隊伍被屬於這海島的船舶發現後，你們被大量複製、產造，幾乎成為這座城市的圖騰和商標」⁷⁷。時間旅程隱現危機，在那必得通過的文明繁華一段，人與神爭，當人的複製、模擬之能取代了天體的運作不息，有一尊尊喪失神氣的鯨豚塑像林立都市各處，在標舉人類中心主義的文明成就後，亦坦露一片乾涸心靈，生命徒餘一個個符號標語式的空洞表達，甚而，在那銅牆鐵壁一般的堅硬土地上，被隨意棄置糟蹋。時間陰影籠罩而來，那自認「所擁有的工具、所具備的能力，已僭越大部分先知，甚至神祇」的人們，從此不再看視

⁷⁵ 「老船長貼著海面的視野不夠寬、不夠高也不夠深，如何也無法瞭然遊行隊伍所秉持的意志及其延展的規模」，《後山鯨書》，頁 86。

⁷⁶ 廖鴻基，〈洄游〉，《後山鯨書》，頁 93。

⁷⁷ 廖鴻基，〈角落〉，《後山鯨書》，頁 107。

與聆聽，「才數百年的精進，他們已經九成掌握了神祇們數十億年經營累積的脈絡，但那剩下的一成，才是最難懂、最神祕、最奧妙的關鍵；猶如天機」，然而也是在那人們再也不看、不聽，「天、地、海，於是都傳來阻塞而後崩解的聲音」的「亂了」⁷⁸一刻，生命以其求活的欲望發出訊息，在那沉寂不安的海面上，有小神祇花紋海豚紛紛躍出海面，願意以肉身擔任海神使者，以血脈的循環來傳遞天體的訊息，遂讓海神在牠身上揮毫鏤刻天機的訊息⁷⁹。牠是信差、使者，亦是邀人仰望遠方蒼翠小島，那神性之源的橋樑。也因此，唯「當讀懂了你們，循著你們體膚上的刻痕，將知道海有多深；當讀懂了你們，當能體會那刻劃之深，明白了海神的心路」⁸⁰。然而人們有能力解讀那鏤刻在鯨背上的天機嗎？

五、進入命運現場：遺忘與記起

如何解讀那鏤刻在鯨背上的天機？似是對海洋歷程下，「死亡與再生」母題的再度深入思辨，第十一～十六節，《後山鯨書》以兩條敘事線索演化時間流入陸地城市後的光景。第一條線索以〈小強〉中，一隻在海濱擱淺的皺齒海豚揭開序幕——「擱淺」，作為某種時空斷裂情境中的生存狀態之隱喻：可能是意外，是選擇，是錯誤判斷……，總之，便是一次身不由己的大錯，便讓自己在時間旅程上跌入了那光與影俱消無，生存與死亡皆凝結不前的險境中⁸¹。而在那意義不明的曖昧時刻中，「擱

⁷⁸ 廖鴻基，〈鯨書〉，《後山鯨書》，頁 120、121。

⁷⁹ 花紋海豚作為海神信差，身上鏤刻的紋路，廖鴻基曾描述為：「用身體皮膚來寫日記」，以及說道：「這種海豚將和我的生命深刻交集」，花紋海豚作為海神使者，廖鴻基賦予其身上紋路有書寫之意，因此，便和自身的作家身分有了隱然牽繫。引文見廖鴻基，《鯨生鯨世》，頁 29。

⁸⁰ 廖鴻基，〈鯨書〉，《後山鯨書》，頁 129。

⁸¹ 廖鴻基，〈小強〉：「但無可改變的是，你已經自海神所掌握的國土，轉交在人們手裡，而且，你的傷殘將讓你時時得面對生死問題。」《後山鯨書》，頁 135。

淺」，以及擱淺所導致的「傷殘」，遂如一次命運事件的開啟⁸²，驅動人須展開一段海與陸、生與死之間的生命意向性探詢。〈小強〉一節中，敘事者於養護池子乍見皺齒海豚，便以「小強」之名喚之，命名所指，已見出這對命運事件的探詢與回答，不僅是對擱淺的小強，「許多時候，常覺得自己的處境情同擱淺」⁸³，那亦是作者嘗試將「擱淺」視為一普遍化的存在課題，對所有擱淺於這個世代，擱淺於陸地文明的現代人，提出如何解脫困局的嚴肅之問。

如何從擱淺困局解脫？如何在死境危亡中重獲生機？這是一個嚴肅的哲學課題，也是人所不能逃避的命運課題。然而未及聆聽那命運事件的底蘊，在那擱淺、傷殘，死神環伺的一刻，人類文明的施為成就已積極介入，且作出裁斷。那即是確然地站在「存活」的一端，在時間向度上，毫無疑惑地為小強展開救援的工作。初期，廖鴻基寫道自己亦能在救治活動中演繹種種關於奮發、努力、正向、樂觀、進取、堅持、決不放棄等等「生之價值」，甚且希望以這些「生之價值」，來「成就一場莫大的生命隱喻和啟示」⁸⁴，然而隨著時間的點滴流逝，當小強生命狀況持續保持穩定，野放之日已可期待之時，一個意義的絕大逆轉卻旋之發生，那似是從那天體運行的意志，從那亙古的時間之流，神性的遠方蒼翠小島所啟示的訊息，把人重新帶到對命運事件的聆聽之中，如《老子·道德經》第五章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即使野放那天來臨，

⁸² 喬瑟夫·坎伯對存在歷險之召喚的說法值得參考：「一次大錯——顯然是絕無僅有的機會——開展出一個意料之外的世界，個人則開始和未知力量連絡。正如弗若依德所示，生命中的大錯並非絕無僅有的機會，它們是欲望與衝突受到壓抑的結果。它們是不受人質疑的噴泉所生生命的表層水紋，這些泉水可能非常深，就像靈魂本身一樣的深。一時的大錯可能相當於命運的開啟。」引文見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51。

⁸³ 廖鴻基，〈小強〉，《後山鯨書》，頁 134。

⁸⁴ 廖鴻基，〈小強〉，《後山鯨書》，頁 141。

除非奇蹟，否則大海並不會以小強的傷殘而特別眷顧，襯著小強生命所來由之處的洶湧大海，人類挽生救死的文明成就何其有限：「放生，幾乎等同於是放死」⁸⁵。在「放生」與「放死」，意義的猶豫不安面前，那救活之道，倫理原則，竟是重啟對命運的聆聽與敬畏：人得從種種理所當然的價值裁斷中轉移眼目，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國度，探向那海神與天神所在之處，在那天體意志，時間永恆流轉的存在尺度下，生命的奧秘永遠大於人所能操控、定義的範疇，更遑論消費的褻瀆。於是在那文明成就的最喧嘩處，「大家都願意試著把你留下來；沒想到，是你拒絕了。」
「我們一起擱淺，然後你轉身走了。」⁸⁶小強以自身的擱淺、傷殘與死亡為橋樑，帶引人們重新回返那被現代技術文明所拒斥的命運現場，在那人的有限與可被征服性中，展開對命運的更深度聆聽：「從最明亮到最黑暗的，全都是生命的本質」，從死亡、傷殘，乃至於在存活之時，種種不為我們所明瞭，或難以承受的艱辛受苦⁸⁷，這擱淺種種，不僅是老船長的功課，亦是所有身上背負著人之命運的人的功課，也唯有真正在命運現場，那「在場」的一刻，我們才看到了自身的那不可被征服性的驕傲，而記起了那時間／生命旅程中，長長久久的遺忘——之於我們的生命中的神性，神性對我們的召喚，在那擱淺的時日中，著實遺忘太久太久了。然而那太久太久的遺忘，又將把人帶到怎樣的生存處境？

⁸⁵ 廖鴻基，〈小強〉，《後山鯨書》，頁 140。

⁸⁶ 廖鴻基，〈小強〉，《後山鯨書》，頁 142。

⁸⁷ 筆者以為這是甚值得思考的課題，如廖鴻基，〈懸浮〉寫道侏儒抹香鯨、小抹香鯨和喙鯨在時間旅程中的浮沉生存。我們注意到，對抹香鯨們而言，那必須不斷地在海底、海面的兩端浮沉便似是一趟趟受苦的旅程。然而那浮沉的本身似是受苦，但也唯深沉至海底深淵，才得接受海面光明的召喚，於是這兩端浮沉，生命旅程的啟動，遂如一場一場的神聖儀式，在那浮沉交替如休止符般懸浮海面的瞬間，邀引敞開聆聽的耳朵：「海面是緩衝平臺，如廟宇或教堂，讓生命在此懸浮、暫停、禱告、換氣、祈求、吐納和懺悔」（《後山鯨書》，頁 165），以浮沉來獲致生命本身的深度與寧靜，便是把受苦轉為神性饋贈的豐美了，我們可將如此浮沉之旅，視為一場堅心沉穩的信仰之旅。

六、無知無覺的生命暗夜：不在場之罪

「從最明亮到最黑暗的，全都是生命的本質」，這是一個不得逃避與遺忘的命運課題。然而時間旅程的發展卻不是這樣的，當時間流入了現代技術文明大地，人類早已從那整體生態系的合諧畫面移開脫出，甚至置換自己為上帝，以那無限征服的權力慾望取代神性之源，從此，一個只容許光明，僅以力量、權柄與征服為「生之價值」的現代世界鑄成銅牆鐵壁。然而一次次地從那命運課題中逃開的結果，卻走向了從此無感無知的生命危局，那是死亡的暗示了。於是在「死亡與再生」的母題中，第二條線索以第十二節〈動盪〉，老船長在海上向著颱風後的大海發出：「你們去哪裡了？」的疑問中揭開序幕，襯著整個生存背景：天地大海的沉默，那是一個人們「已經失去聆聽與辨識的能力」⁸⁸的世界，那是時間從此墜入深沉暗夜的一刻，命運蹤跡的消無，且因為人們的不再聆聽，神祇也噤聲不語了。

《後山鯨書》第十四節〈你們四個〉揭開了那無知無感的殺戮暗夜。那原本還是一個宇宙生生運轉不息的世界：雨季過後，三大一小的虎鯨朝島嶼而來，「不需要任何理由，在這陸岸邊緣、大洋角落，季節風一吹，你們的到來如花開、花謝，根本不需要理由。」⁸⁹若銜天之命，陽光與星辰開路，趁著那不斷湧高的浪潮鼓聲來了。就在這生機盎然的圖像中，畫面一轉，廖鴻基寫道與學生們一同賞鯨的經驗，那便是同一面海域上，一群飛旋海豚趁著海潮，更趁著整艘聚集在船舷的學生們期盼的眼神而來了，交織一幅活潑歡悅的畫面：

⁸⁸ 廖鴻基，〈動盪〉，《後山鯨書》，頁 149。

⁸⁹ 廖鴻基，〈你們四個〉，《後山鯨書》，頁 170。

船隻挺浪緩進，歡呼聲浪揚成數道長索，隨海豚們散箭般地靠近、離開、再靠近……那是弦的震顫共鳴……波浪張揚的弦、海豚們蛇擺穿梭的弦、心頭按不住而歡鳴的弦。⁹⁰

一幅美好的宇宙圖像。然而不過幾天，隱在時間背後的一瞬黑暗卻忽地傾盆倒出，端午後不久，廖鴻基再出航，一樣是弗氏海豚、花紋海豚與人歡躍的豐美海面，但廖鴻基在問起同一海面上那三大一小虎鯨的訊息時，卻得到「死兩隻了」的回應：一艘深夜捕抓曼波魚的流刺網船，以極盡可能的捕捉慾望，向著漫漫大海撒下如「死亡之牆」的流刺網，「你們不是目標物，但你們其中兩個，在天神、海神閉目的深沉暗夜裡，被海島邊緣這滿布死亡之牆的墳場所攔截」，死亡面紗覆上時間的面容，那生生不息的宇宙圖像已然傾頹崩塌。漁船收穫之時，也是暗夜罪行的發生之時：那循著花開花謝、日昇月沉而來的虎鯨，糾結在刺網上，死了兩隻。但文明社會中，人類的犯行還不僅此，死亡事件後，甚且「沒帶上岸，卸罪似的」「漏夜被卸解在黑暗海裡」⁹¹。這是怎麼回事？刺網、糾結、卸解，一樁發生在黑暗海裡的謀殺。是怎樣的人，在怎樣的時刻，會對神的使者犯下如此罪行，人又如何默許這罪行的發生？⁹²若未能尋出答案，時間旅程中，海上陸上，我們所賴以生存的舞台也會轉瞬荒落為一片鬼哭墳場。於是我們看到死亡事件後，時間壟上一片陰霾沉默，先是老船長將船駛入海中，但那已是一片無法孕育生機的死亡之海，所有

⁹⁰ 廖鴻基，〈你們四個〉，《後山鯨書》，頁 175。

⁹¹ 以上引文見廖鴻基，〈你們四個〉，《後山鯨書》，頁 182、179。

⁹² 廖鴻基於此還回溯了十年前一次海上遭遇六隻虎鯨，不久卻傳說被漁船鏢獵的回憶。寫道：「因為難以相信，人世間有哪一雙手能持鏢射向你們始終微笑的臉；又哪位凡夫，甘冒屠殺神的寵信、神的使者如此深重的罪孽。」以及一則傳說：「某艘船海上鏢獵了一頭虎鯨帶回港裡；這群虎鯨家族好幾天守在港嘴，夜裡，他們的哀嚎聲傳遍村子每個人耳裡，持續了好幾天。那艘獵殺他們的漁船，躲在港裡頭好一陣子不敢出航。」《後山鯨書》，頁 179、182。

的鯨豚都了無蹤跡；至於陸地上，公園、大牆、旗幟、地磚、報紙……，所有曾經以鯨豚為圖騰為裝飾為標誌的地方，人間蒸發似的，再也見不到鯨豚行蹤。所有有生命氣息的受造物都要逃遁這方無神之地，戲已落幕了。而至於海上，那派遣使者來傳達生命訊息的海神，無故折損兩名使者後，也心情低落，「舉尾沉到祂憂傷的深度」，而至於所有鯨豚同伴們，「換氣的渴望也已完全消失」⁹³地全部下沉。海有多深，憂傷便有多傷。時間凝結，這已是一片天地人神都噤聲不語的死亡世界。

七、回來：「祂慢慢仰起頭，久久凝望自己的海面」⁹⁴

是怎樣的人，在怎樣的時刻，會對神的使者犯下如此罪行？人又如何默許這罪行的發生？「這座海島將永遠失去你們」⁹⁵——那便是我們所處的文明世界終局嗎？在萬事萬物朝向死亡而枯寒，時間凍結的這一刻，讓我們再循著《後山鯨書》的敘事線索稍稍倒帶向前，看看廖鴻基如何重啟那在死亡危局中，對生命的再生可能性之思考。死亡事件後，廖鴻基如此寫道：

下船一段日子過了，我仍然反覆觸覺你們暗夜撞網時的掙扎、呼嘯與營救……直到不得不，眼睜睜看著生離死別的那一刻；我仍然反覆觸覺你們被迫留下的其中兩個……那天使般的微笑、那開門推手的飽滿身姿、那黑白分明的爽朗……全都凋萎花朵般從希望（魚網）裡被卸下。

……

⁹³ 廖鴻基，〈沉潛〉，《後山鯨書》，頁 195。

⁹⁴ 引自書末：「你們感覺到祂眼裡憂傷但感恩的光。／然後，祂慢慢仰起頭，久久凝望自己的海面」，見廖鴻基，〈回來〉，《後山鯨書》，頁 204。

⁹⁵ 廖鴻基，〈你們四個〉，《後山鯨書》，頁 182。

再悲慟的輓歌也來不及攔阻你們的沉落，啊。

活著的和死去的，你們四個將一起沉陷在深冷無底的黑暗裡。⁹⁶

重新回到兩名海神使者被死亡之網擄獲的瞬間，亦即重新回到那掙扎、呼嚎，渴望營救與營救不及的現場，那生命的有感有知處。且因為聽到／看到了那掙扎、呼嚎與營救的聲音／畫面之痛苦，而喚起了那技術文明世界中，久違了的生之敬畏感，那會使我們羞愧，使我們內心為之顫動不已的懺悔意識。廖鴻基道：「寧願一輩子不再見到你們。／除非，這座海島懂得懺悔。」⁹⁷——那是「死亡與再生」母題下的一線光照了：唯敬畏與懺悔，生命的有感有知中，才得破解那死亡封印的詛咒，才得令時間重新恢復流動，且因此一生生不息的流動而獲得生命的餵養、哺育與安息。

人必須尋回神性。然而，對那驅使鯨豚前來傳遞神性訊息，卻因著人們的不聽不聞，甚而以冷漠來迎接，以死牆來拒斥，乃至折損兩名使者的海神呢？祂也要從此推拒於人嗎⁹⁸？如何還能繼續保有祂欲傳遞生命訊息的神性，以至於還能以其神性成其為神？——必須尋回神性，人與神祇都是一樣的。《後山鯨書》最末節〈回來〉，在那神性消失，堅不可摧的死亡海面上，有一群小海豚們，於海神睡夢驚醒之時，竟又以自身「永不疲倦的點破、衝破，直挺挺的凌空高高騰跳」⁹⁹啟示海神面前，左前舷中，亦有一隻海鳥劈刺海面。那點破、衝破、騰跳、劈刺的動能從何而來？——是最不可思議的黑暗之光了：生命便是要活出生命的生

⁹⁶ 廖鴻基，〈你們四個〉，《後山鯨書》，頁 183。

⁹⁷ 廖鴻基，〈你們四個〉，《後山鯨書》，頁 183。

⁹⁸ 〈沉潛〉道：「只要守住這座蒼翠小島，只要四周築起隔絕的牆，將那粗鄙的、無知的、驕狂自大的、邪惡的、凶殘的、混亂的都徹底阻擋在外，我的水和我的心，必然清靜純潔，何必再如過去向外的那種心思、那股力量、那把傻勁」，《後山鯨書》，頁 197。

⁹⁹ 廖鴻基，〈回來〉，《後山鯨書》，頁 201。

生不息，這即是對神性之回應，生命最深邃的聆聽，決不放棄的信仰。眼前畫面令海神為之羞赧：為著訊息的不被聆聽，竟讓自己陷入信仰的否棄之地，拒絕參與入那無限創造流行的宇宙大化中，那真是自身神性的喪失了。廖鴻基這一段將海神心思寫得甚為動人：

「啊，海鳥都不如。」你們為我破除也為我彌補，那天地間最柔軟、最堅固、最夢幻也最現實的一道界面；你們或許曾經憂傷但不曾厭倦，也不曾動念放棄過我。

那跳得最高、潛得最深、行走在最前面的，你們毫不倦怠地闢徑開道，讓邊緣不斷地向外突出、擴張，彷如快速抽長的枝葉、顯眼的靶子、荒僻裡雖然顛簸但堅實的一道小徑；你們是傑出的尖點。

……

神當太久了，漸漸不如懷裡的萬物。¹⁰⁰

「曾經憂傷但不曾疲倦，也不曾動念放棄過我。」永不放棄的信念，是無論黑暗陰影如何籠罩，都能以無限的耐性與盼望，等待天明的破曉，只因那不可思議之神，既掌管白日，也掌管黑夜；既掌管生命，也掌管死亡。神在何處？就在那種種現實思慮的盡頭處——唯聆聽，唯敬畏。如此記起與活出自身的神性，是生態課題的宗教性¹⁰¹傳達了。於是憂傷

¹⁰⁰ 廖鴻基，〈回來〉，《後山鯨書》，頁 201、202。

¹⁰¹ 在這裡，生態問題亦是一個宗教課題了。或可思索生態倫理與宗教課題之匯通處：生態倫理著眼的是從生態系統的整體機能特徵來重估價值；而宗教則是要將現象世界的種種對立表象，帶至超越向度的人神之整體關係中，以進行協調與擺正。二者皆致力於一種存在的覺悟，亦即就生態系／神性來尋得自我位置，而促成一種生生不息／有靈性的生活。關於將種種社會之對立表象帶至人神關係擺正的「宗教性」討論，可參見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著，曹衛東譯，〈論宗教社會學〉，《現代性、現代人與宗教》（臺北：商周出版社，2005年），頁 64-87。

盡頭，時間旅程之末，又啟動了下一段新旅程的開始，廖鴻基道，或許該學學鯨豚們：「儘量讓自己在可能與不可能中留一些空間、在什麼都計較的關係中灑一點無關利害的情意。」¹⁰²那已不僅是漫漫長夜，死亡事件後，仍然來到海上等待鯨豚行蹤的老船長之信仰，亦是廖鴻基鼓勵自己繼續展開海洋歷程的神性動能所在，而那海洋歷程下的鯨豚書寫，亦可望得成為擱淺在現代文明陸地的讀者們，記起自身神性的橋樑，以參與到宇宙圖像的生生不息，遠方蒼翠小島的返家之路中。

伍、結論：鯨豚之路，宗教性探求之路

本文試圖將廖鴻基的鯨豚書寫置入其海洋歷程中，而探討鯨豚書寫之於作家在生命與寫作歷程上的意義。透過海洋歷程的追索，我們看到廖鴻基的鯨豚書寫與「討海人」時期所啟蒙的倫理意識關係密切。那即是廖鴻基從陸地進入海洋，從「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天啟的呼喚，到「我已經永不回頭走入當一條魚的輪迴裡」之應答與許諾。此段討海人經驗，帶來廖鴻基的自我發現：「生命必得依偎在活水源頭」，它不僅是一個現實物質上的求活問題，更重要地是涉及了生命意向性，亦即與「活在活水源頭」有關的，人的安頓己身，人的回到存在家園之命運課題。然而，隨著此一倫理意識的萌芽與確認，愈深入於海的過程中，廖鴻基的焦慮也隨之而生，便是愈感於生命意向性的重要，愈發現那引人深入海洋母體／活水源頭的魚，甚而便是那供應不絕的海洋母體本身，正在被無情掠奪與毀壞。從倫理意識來看，這已非一個簡單的物質供給之焦慮問題，而是隱喻性地指向與活水源頭／母體／家園的斷絕問題，而「鯨豚」，作為海洋的最高層消費者，自然成為海洋生態的指標，這是

¹⁰² 廖鴻基，〈回來〉，《後山鯨書》，頁 203。

從「倫理」到「生態倫理」的自然過渡。於是一次在花蓮海岸又看到擱淺而死的小虎鯨，遂化隱憂為行動，於 1996 籌組尋鯨小組，以攝影鏡頭的捕捉取代漁具獵捕，並寫就《鯨生鯨世》(1997) 一書。

在倫理學課題上，《鯨生鯨世》的重要訊息，是在「人—鯨豚—海洋」的整體生態視域中，帶出人的存在之更新：從科學主義的突圍，到心的感知之需要；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跨越，到情感能力之復甦；從好奇、天真、感官性、想像力的釋放，到美的能力之覺醒。可以說，鯨豚作為向海的橋樑，這生態調查的一路，便是一段引人朝向那生態系的整體視域中體認自己存在位置的「自我發現」之過程，它是一段在乾涸死境中朝向生機復甦的旅程，而這生機盎然之活，亦同時挹注，且匯流為作者繼續實踐其海洋生活與書寫的動能。

2008 年，廖鴻基再度寫就並出版鯨豚專書：《後山鯨書》，更以其內蘊豐富的神性／宗教性意涵，將鯨豚書寫帶到了一個新的局面與高度中。首先，廖鴻基在是書開始，且明確地為海洋賦予了「海神」與「天神」兩個向度，易言之，「海神」與「天神」的俱在，神秘與神聖，變動與恆定的兩面俱足打開了存在的尺度，此一具神性／神話色彩的存在尺度便是宇宙運轉的驅動之力，生態圖像的核心之點，以此啟動海洋／生命舞台上，萬物的生生不息。而那不斷洄流集結的鯨豚隊伍們，便是透過自身生死愛慾的展演，來啟示生命的恆常流轉。其次，在寫作體例上，《後山鯨書》是一本將空間性的「人—鯨豚—海洋」之生態課題，置於一個神話學上的「宇宙發生的循環」之架構所寫出的時間之書。那即是一個以物物相應、演化流轉的天體意志，所寫出的一幅生態自在展演自身的遠方蒼翠小島圖像。然而天體運行，慾望驅動時間旅程流轉不息，那生機盎然的宇宙圖像在流入現代技術文明之後，卻被人類中心主義所僭越、取代，於是亂了天體、忘了神性，甚至帶來無知無覺的殺戮暗夜，

不在場之罪。在這裡，我們似乎看到了廖鴻基再度深入於那「死亡與再生」母題之思考，從死亡，從時間旅程所覆上的死亡陰影出發，必須重新照見那被遮蔽的黑暗之光，如此的生之慾望，遂令「宗教性」進入了生態課題中，那便是之於海洋的更深度聆聽了——唯敬畏、懺悔、在場，生命的有感有知中，才得破解那死亡封印的詛咒，才得令時間恢復流動生機，且因此一流衍不息而獲得生命的餵養、哺育與安息。透過詮釋的脈絡，我們亦可以看到，如此海洋歷程所展開的生命行旅，生命意向性的探求，便是以鯨豚為橋樑所展開的宗教之路、返家之路。而當這宗教性之路被化為修辭、成為敘述，這一路閱讀的旅程，生態圖像的參與，亦當成為擱淺在現代文明陸地的讀者們，記起自身神性之橋樑，以著神性之源的聆聽、情感的喚醒，共同參與到宇宙的生生不息，那遠方蒼翠小島的美麗家園中。那也便是鯨豚書寫所深刻體現的文化意義了。

徵引文獻

- 尤娜 You Na、楊廣學 Yang Guangxue，《象徵與敘事：現象學心理治療》
Xiangzheng yu xushi: xianxiangxue xinli zhiliao，濟南[Jinan]：山東人民
出版社[Shandong Renmin chubanshe]，2006年。
- 卡爾·榮格 C. G. Jung 著，林宏濤 Lin Hongtao 譯，《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
Ren de xingxiang han shen de xingxiang，臺北[Taipei]：國立編譯館、
桂冠圖書公司[Guoli bianyiguan, Guiguan tushu gongsi]，2006年。
- 吳明益 Wu Mingyi，《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Yi shuxie jiefang ziran: Taiwan xiandai ziran shuxie de
tansuo (1980-2002)*，臺北[Taipei]：大安出版社[Daan chuanshe]，2004
年。
- 李培超 Li Peichao，《自然的倫理尊嚴》*Ziran de lunli zunyan*，江西
[Jiangxi]：江西人民出版社[Jiangxi renmin chubanshe]，2001年。
- 汪民安 Wang Minan、陳永國 Chen Yongguo 主編，《後身體：文化、權力和
生命政治學》*Houshenti: wenhua, quanli han shengming zhengzhixue*，
吉林[Jilin]：人民出版社[Renmin chubanshe]，2003年。
- 林怡君 Lin Yijun，《戰後台灣海洋文學研究》*Zhanhou Taiwan haiyang
wenxue yanjiu*，臺南[Tainan]：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
[Chengong daxue Taiwan wenxuexi]，2007年。
- 柳秀英 Liu Xiuying，〈海洋視角的生命觀——以廖鴻基的文學作品為例〉
“Haiyang shijiao de shengmingguan, yi Hung-Chi Liao de wenxue
zuopin weili”，《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學報》[*Guoli Kaohsiung
haiyang keji daxue xue bao*]期 23[no. 23]，頁 190-208。

- 格奧爾格·齊美爾 Georg Simmel 著，曹衛東 Cao Weidong 譯，《現代性、現代人與宗教》*Xiandaixing, xiandairen yu zongjiao*，臺北[Taipei]：商周出版社[Shangzhou chubanshe]，2005 年。
- 馬丁·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著，陳嘉映 Chen Jiaying、王慶節 Wang Qingjie 譯，《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臺北[Taipei]：桂冠出版社[Gueiguan chubanshe]，1993 年。
- ，孫周興 Sun Zhouxing 譯，《走向語言之途》*Zouxiang yuyan zhi tu*，臺北[Taipei]：時報出版社[Shibao chubanshe]，1993 年。
- 馬丁·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著，孫周興 Sun Zhouxing 選編，《海德格爾選集》*Heidegger xuanji*，上海[Shanghai]：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Shenghuo·dushu·xinzh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1996 年。
- ，孫周興 Sun Zhouxing 譯，《路標》*Lubiao*，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2000 年。
- 陳宗暉 Chen Zonghui，〈清水斷崖，島嶼，內太空——廖鴻基近期作品中的越界與沉潛〉“Qingshui duanyai, daoyu, neitaikong: Hung-Chi Liao jinqi zuopinzhong de yuejie yu chenqian”，《第四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Disijie Hualian wenxue yantaohui lunwenji*，花蓮[Hualian]：花蓮縣文化局[Hualianxian wenhuaju]，2008 年，頁 289-306。
- 喬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 Zhu Kanru 譯，《千面英雄》*Qianmianyingxiong*，臺北[Taipei]：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Lixu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1998 年。
- 游勝冠 You Shengguan、廖鴻基 Hung-Chi Liao 對談，〈從台灣出航的海翁〉“Cong Taiwan chuhang de haiweng”，《風格的光譜：十場臺灣當代文學的心靈饗宴》*Fengge de guangpu: shichang Taiwan dangdai wenxue de xinling xiangyan*，臺北[Taipei]：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出版，INK

- 印刻文學生活誌承製[Guoli Taiwan wenxueguan choubeichu chuban, Yinke wenxue shenghuozhi chengzhi], 2006年9月, 頁222-245。
- 黃宗潔 Huang Zongjie,〈建構「海洋倫理」的可能——以夏曼·藍波安、廖鴻基、吳明益之海洋書寫為例〉“Jiangou ‘haiyang lunli’de keneng, yi Xiaman · Lanboan, Hung-Chi Liao, Wu Mingyi zhi haiyang shuxie weili”,「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Duochong shiye de renwen haiyang, haiyang wenhua xueshu yanntaohui],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主辦, 2009年10月23日, 頁183-214。
- 葉連鵬 Ye Lianpeng,《台灣當代海洋文學之研究》*Taiwan dangdai haiyang wenxue zhi yanjiu*, 桃園[Taoyuan]: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Guoli zhongyang daxue zhongguo wenxuexi boshi lunwen], 2006年。
- 廖鴻基 Hung-Chi Liao,《討海人》*Taohai ren*, 臺中[Taichung]: 晨星[Chenxing], 1996年。
- ,《鯨生鯨世》*Jingsheng jingshi*, 臺中[Taichung]: 晨星[Chenxing], 1997年。
- ,《漂流監獄》*Piaoliu jianyu*, 臺中[Taichung]: 晨星[Chenxing], 1998年。
- ,《來自深海》*Lai zi shenhai*, 臺中[Taichung]: 晨星[Chenxing], 1999年。
- ,《山海小城》*Shanghai xiaocheng*, 臺北[Taipei]: 望春風[Wangchunfeng], 2000年。
- ,《海洋遊俠：台灣尾的鯨豚》*Haiyang youxia: Taiwanwei de jing tun*, 臺北[Taipei]: 印刻[Yinke], 2001年。
- ,《台 11 線藍色太平洋》*Tai shiyi xian lanse taiingyang*, 臺北[Taipei]: 聯合文學[Lianhewenxue], 2003年。

- ，〈《漂島：一趟遠航記述》*Piaodao: yitang yuanhang jishu*，臺北 [Taipei]：印刻[Yinke]，2003 年。
- ，〈《尋找一座島嶼》*Xunzhao yizuo daoyu*，臺中[Taichung]：晨星 [Chenxing]，2005 年。
- ，〈《海天浮沉》*Haitian fuchen*，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Lianhewenxue]，2006 年。
- ，〈《腳跡船痕》*Jiaoji chuanhen*，臺北 [Taipei]：印刻[Yinke]，2006 年。
- ，〈《領土出航》*Lingtu chuhang*，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Lianhewenxue]，2007 年。
- ，〈《後山鯨書》*Houshan jingshu*，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Lianhewenxue]，2008 年。
- ，〈《南方以南：海生館駐館筆記》*Namfang yinan: haishengguan zhuguan biji*，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Lianhewenxue]，2009 年。
- ，〈《漏網新魚：一波波航向海的寧靜》*Louwang xinyu: yibobo hangxiang hai de ningjing*，臺北 [Taipei]：有鹿文化 [Youlu wenhua]，2011 年。
- ，〈《回到沿海》*Huidao yanhai*，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Lianhewenxue]，2012 年。
- 漢斯·格奧爾格·高達美 H. Gadamer 著，洪漢鼎 Hong Handing 譯，〈《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上海 [Shanghai]：譯文出版社 [Yiwen chubanshe]，2004 年。
- 賴芳伶 Lai Fangling，〈《淒厲唯美、迴環往復的慾望美學——試探廖鴻基〈山海小城〉的軸心與邊緣互涉〉“Qili weimei, huihuan wangfu de yuwang meixue, shitan Hung-Chi Liao Shanhai xiaocheng de zhouxin yu

bianyuan hushe”，《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zhongwen xuebao*]，期 16[no. 16]，頁 1-26。

——，〈死亡黑暗裡，美麗的生命榮光〉“Siwang heian li, meili de shengming rongguang”，《多重視野的人文海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Duochong shiye de renwen haiyang, haiyang wenhu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高雄[Kaohsiung]：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Guoli zhongshan daxue wenxueyuan chuban]，2010 年，頁 227-256。

默西亞·伊利亞德 Mircea Eliade 著，楊素娥 Yang Sue 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Sheng yu su, zongjiao de benzhi*，臺北[Taipei]：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Guiguan tushu gufen youxian gongsi]，2001 年。

羅洛·梅 Rollo May 著，彭仁郁 Peng Renyu 譯，《愛與意志》*Ai yu yizhi*，臺北[Taipei]：立緒出版社[Lixu chubanshe]，2001 年。

——，傅佩榮 Fu Peirong 譯，《創造的勇氣》*Chuangzao de yongqi*，臺北[Taipei]：立緒出版社[Lixu chubanshe]，2001 年。

——，龔卓君 Gong Zhuojun、石世明 Shi Shiming 譯，《自由與命運》*Ziyou yu mingyun*，臺北[Taipei]：立緒出版社[Lixu chubanshe]，2001 年。